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吳銓

毛詩集解卷二十八　　　宋　李樗黄櫄　撰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禄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李曰交於萬物有道所謂畢之羅之是也自奉養有節所謂秣之摧之是也鴛鴦匹鳥也孔氏曰自古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夭之也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卵弋不射宿故也孔氏則專以謂不取其幼小王氏則兼以謂弋不射宿二說皆通然一章則曰畢之羅之二章則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故歐氏曰鄭氏謂明王之時

人不驚駭而自若無恐懼然則人不驚駭與遭罻羅

二章義正相反而鄭皆謂明王之時理豈得通此亦

不然夫明王之世必俟其飛而後取之故其在梁者

則戢翼而安此章正與上章文意相承安得謂之相

反者哉必曰戢其左翼者陸農師曰凡鳥左顧則愁

作右眄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

故今鷙鳥下擊皆先側左翅也乘馬在廄摧之秣之

言馬之在牧者不用其力則委之以摧馬之在廄者

則用之則加之以秣此亦見君子愛國用如此也摧是將生芻以養馬秣是將粟以養馬鄭氏曰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故君子享萬年而受其福禄也甚宜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禄終其身也王氏曰此詩三言福禄而於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獨曰遐福者君子之於物取有時用有節所以宜其禄而福之遐尤在乎使萬物得其性也此則鑿說矣歐

氏曰馬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則予之以穀此前世中才常主之所能為不足當詩人思古而詠歎此亦不然也詩人但以秣馬之事觸類而長之則見其愛國用皆然也不可泥摧秣以為說也善學者當通倫類如弋不射宿此何足以見孔子之仁哉自弋不射宿而觀之則其實可知矣故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此只是歌者之善孔子何為而與之哉歌者尚如此則足以見夫子與人為善也且如此詩

只言鴛鴦而序詩者便以為明王交萬物有道但以鴛鴦而觸類則見其交萬物有道皆然也此學詩者之法也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説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

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李曰諸公謂同姓之親也幽王不能親其同姓則同姓之人亦莫肯親於幽王此所以知其孤危將亡也頍弁貌說文曰舉頭貌鄭氏曰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不為也蘇氏曰彼所謂

弁者實何物哉徒以人加之首而貴之耳今王豈謂我自貴而忽兄弟哉蘇氏則以此為譬喻鄭氏則以為王服皮弁之服不如從鄭氏之言為簡徑蓋言幽王既服皮弁之服而又有酒之清有殽之美何為不與兄弟而宴樂之哉其所宴非有疎遠之人也惟兄弟而已非有他人也何為不與之宴哉王氏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者非異人而兄弟也而兄弟又非有他則宜與之宴樂矣有他謂若周之管蔡然王雖欲

與之宴樂不得也今匪有他而不能與之宴樂則其咎在王矣此蓋強為之説也此但言兄弟非有他人者也不過如此而已蔦與女蘿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此二物者皆在於松柏之上松柏存則托之以固松柏隕亦隨以亡亦猶吾之兄弟托王以存亡故我見王則可以悦懌不見王則心之憂弈弈然而不安王何為而不顧我哉何期鄭氏曰猶伊何也時善也具來言其皆來也而其意與上章同有頍者弁

實維在首阜多也凡弟甥舅也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雨雪說文曰稷雪也陸農師以為米雪言雪散亦如
米所謂稷雪義蓋如此鄭氏曰喻幽王不親九族亦
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而後大雪鄭氏以為不然其
說曰考詩之意非謂不親九族有漸所謂其危亡有
漸也國家亡必先離其九族如雪將下必先下霰下
霰必知雪見九族離必知國亡必然之理也今當用
之惟知其將亡故曰死喪無日能復幾何得見乎苟

今夕有酒則當以相宴不恤其他也此皆是旦不保暮之辭也如伐木之詩曰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則其燕諸父可謂厚矣又曰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則其燕諸舅亦可謂厚矣夫周之先世其所以燕甥舅也如此惟恐其獲戾於諸舅也又如此則其親親之意可知矣今幽王不能繼文武之業王之同姓諸侯所以望王者如此之切而

王乃以路人待之則其與文武之心何其相遠也宋華亥與寺人柳比而逐合比代其右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周之盛也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故同姓親之今幽王之所親者既不之親則王之宗族孰有親於王哉蓋國家之亡必先自於九族之離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紂之亡也其親莫如微子且親抱祭器而入周項羽之亡其親莫如項伯而泄其

謀以助漢此所謂親戚叛之也夫親戚所以叛之者亦必有以致之耳不能親睦九族則其孤危將亡也必矣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

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李曰褒姒嫉妒無道並進於十月之交可以見皇父為卿士番維為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蓋褒姒既已用事則小人得以並進故無道之徒得以羣聚於朝肆為讒巧敗其國家而民受其禍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王欲其改

過而作是詩漢王莽傳曰閒關漸臺顏師古注曰門關猶崎嶇展轉也然以此詩觀之則與王莽傳又不同故此多從毛氏之說曰閒關設舝也言設此車舝之門關而思得孌然之季女乘之往來我之思也非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也其所欲者乃思賢女以德音來會於此也王氏曰舝之在車閒以固之關以通之然後足以與行賢女之配君子貞以固之順以通之如舝之在車故因興焉此則强為之說也雖無好

友式燕且喜蘇氏曰雖無好友以事王姑以奉王燕喜之樂猶愈於小人也此說是也歐氏曰彼所思之女雖無衆妾與相好友衹得一人亦足以承王燕喜也此亦是一說今當且從蘇氏之說依彼平林有集惟鷮鷮雉也依茂木貌言平林之木依然而茂則雉必先集於下時有賢女以為后則衆妾之有令德者皆來化其善行以與王燕樂則我心愛之而思無厭斁也雖無旨酒式飲庶幾歐氏曰此思賢女而不可

得之辭也蓋言雖無旨酒但得飲可也雖無嘉殽但得食可也雖無賢女以德及汝但得與王宴樂之猶勝於褒后也陟彼高岡言我陟彼高山之脊析去其柞薪其所以析薪者以其葉之盛也亦猶褒姒在王之側所以蔽王之耳目也必當去之可也今王能去之使可得見則我憂心得寫也鮮之為言善也言善乎我得見之矣高山仰止此章則歎賢女之行也景大也大行之可行亦猶高山之可仰也其為人所歎

慕如此故我欲具此四牡之馬騑騑然而調其六轡之如琴然為王聘此女以為王之新昏我得見之則可以慰我心也嘗觀此詩正與東門之池詩同意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蓋言以賢女而配君子亦猶以水而漚麻自然薰陶漸漬以使王為善也蓋自古國家之亂必自內寵始內寵既已用事則小人乘利而進故有褒姒則有皇父之徒有楊妃則有李林甫之徒內寵用事而加以小人欲其國

之不亡不可得也賢妃在內而君子在朝欲國之不興亦不可得也周南召南之詩皆文王之治有以刑于寡妻如文王之德雖不待於內助可也然猶賴后妃以成關雎之治況下於文王者乎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李曰歐陽公云青蠅之汚黑白不獨鄭氏之說前世儒者亦多見於文字今之青蠅所汚甚小以黑點白猶或有之至於變白為黑青蠅則未嘗有之遂以鄭氏汚白為黑汚黑使白為非而其說則曰如齊風雞鳴之篇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所謂聚蚊成雷也然此二說皆通青蠅能變白為黑亦可譬讒人之言能變亂是非但去其汚黑使白之說亦無害也段灰曰青蠅糞猶足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青

蠅點玉也若以青蠅能亂人之聽亦可譬讒人之能亂君之耳目也其曰營營者毛氏則曰往來貌說文則曰小聲二說皆通止于樊鄭氏曰欲外之令遠物也蓋欲止于藩籬之外而使不得入也其曰榛曰棘者皆所以為藩也王氏曰以譬其入之有漸此蓋強為之說也惟青蠅欲其止于藩籬之外又告之以樂易君子不可以讒言為惑也人君苟信之則讒言曰至交亂四方而無所不至也構我二人唐孔氏曰二

人者人君與見讒之人也幽王之時讒人用事可謂衆矣豈獨構我二人哉如小弁之詩則太子之傷於讒也巧言之詩則大夫之傷於讒也巷伯之詩則寺人之傷於讒也當是時小人得志凡曰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賓之初筵衞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李曰此詩言幽王荒廢其政教親近小人日夜為荒怠之行朝廷之上既如此故天下化之君臣上下並

為沉湎淫液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武公始相見其如此故作是詩以刺之幽王之時則衛武公入相平王之時鄭武公入相淇奥之詩曰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則知衛武公之入相也必有興周家之治也緇衣之詩曰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則鄭武公之入相必有興周家之治也然幽王則有驪山之禍平王東遷卒不能復文武之舊者非二公

罪也蓋上之人不能聽其言爾觀此衛武公之詩則幽王不能聽言可知矣衛武公如此則鄭武公可知矣此篇鄭氏蘇氏毛氏王氏皆以為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歐陽則以為不然以謂若如鄭氏之說則是一日之内朝為得禮之賢君慕為淫液之昬主此豈近於人情哉遂以此詩上二章略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下二章遂刺王之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

籩豆亦無次序當從歐氏之說蓋此篇首既曰賔之
初筵三章又曰賔之初筵首章言賔之初筵者古之
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亦如此也三章言賔之
初筵者言幽王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不如
此也言古之人君其飲酒也賔主分爲左右秩秩然
而有序其籩豆之屬則楚然而陳列殽豆實也核加
籩桃梅之屬也籩以竹爲之豆以木爲之籩貯桃梅
豆貯殽饌旅陳也殽核維旅言以殽核之屬陳於籩

豆之中也其主人之酒則調和而旨矣而飲酒之人又偕齊順禮無有諠譁之失禮矣而其飲酒之時則設鍾鼓以為樂古之宴飲又有金奏者左傳所謂金奏作於下是也鍾鼓既設矣而舉其相醻之爵逸逸然往來有次序也然其君臣不獨飲酒而已又將或射周旋揖遜因其勝負以相爵大侯王所射之侯也射張皮謂之侯二尺作中四尺者曰鵠鵠中二尺曰正正中四寸曰質或謂之的也抗舉也王氏曰大侯

抗則餘侯從之矣大侯既抗弓矢斯張而其衆射之夫同發而射齊獻爾發矢中的之功彼射者之發的也凡以求爾爵而已的質也爵射爵也籥舞笙鼓此章言古人飲酒或因祭先祖而飲也詩曰左手執籥者所執而舞也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樂既和而具奏以烝進而衎樂其先祖於是洽其百禮之人也百禮謂助祭之人也助祭之人所至有壬者任事也鄭氏謂任卿大夫也林國君也然以任為卿大夫以林

為國君其說難通不如以壬為大也林為盛也言其
禮之盛大如此神於是賜以大福使其子孫皆如今日
之樂也祭既畢矣則歸賓客之爼留同姓以與之宴
樂故祭樂皆入各奏其能其燕賓皆取其匹主人皆
入而與之共射則酌其爵以安之而奏其時物也手
取也仇匹也室人主人也三章則言幽王之飲酒不
如古矣方其初也非不溫然而恭也蓋方其未醉也
則反反重而慎至旅醻之時及其既醉也則幡幡然

而失其所已無復昔之威儀矣至於舍其坐而遷徙
數數起舞僊僊然而失禮此言其醉中之狀也方其
未醉也則威儀抑抑然而慎密及其既醉也則怭怭
然而媟嫚蓋其既醉則不如其常也此皆言其昏亂
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錯亂我籩豆之列則數數起
舞僛僛然而不正異乎前章之所謂籩豆有楚殽核
維旅蓋其既醉則不自知其過尤也其醉中之狀方
且傾側其弁數數起舞傞傞然而不止於是武公作

此詩以數之既醉而出以下者皆是武公誨之之辭也言既醉而出則可以受福言得禮也醉而不出則是誅伐其德也王若飲酒而盡善則可為令儀矣王何不為哉凡此飲酒此言凡人之飲酒豈盡皆醉哉有醉者有不醉者王則立其監以督之又立史以佐之蓋欲罰其不飲而使之皆醉也昔日以醉為不善今日則以不醉為恥言臣下化之也古者設兕觥以罰其醉而失禮者今則立監佐史獨罰其不醉者則

其相去也遠矣今亦勿從而謂之無俾其怠慢於此不可言則不當言無所從來則勿語苟不能如此而由醉中出言則是使出童羖也童無角也羖未有無角者今曰童羖者醉中之言以無為有也夫人三爵之後已昏然無所識矣況又多乎哉言其不可過也論曰蘇黄門曰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鬬忽心之患而卒至於不壽者何邪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而俄至於飢寒者何邪是酒困之也服

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邪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鈎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邪是酒亂之也夫修身之人一為酒之所亂則迷然不恭忘其所以修身者故古人謂酒不敢過恐其亂德也昔齊敬仲飲桓公酒公樂曰以火繼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夫以齊桓春秋之時猶如此古之人自可知也昔武王數紂之罪亦曰沈湎肆虐

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蓋言紂為長夜之飲沈湎於酒而臣下化之也至於厲王沈湎於酒厥愆爾止至於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則天下化之也故蕩之詩每章則以咨爾殷商為言厲王之惡與紂同也今幽王之所為又與厲王同出於覆車之轍觀此三君皆以酒而臣下化之則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小雅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李曰萬物得其性則人君亦得共享其樂萬物失其性則人君欲以自樂有所不能也故詩言魚在在藻有頒其首言萬物之得其性也而繼之以王在在鎬

豈樂飲酒言王得以共享其樂也今幽王則不然此詩人所以思古而作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水中之藻遂得肥大故其首則頒然而大其尾則莘然而長又依于其蒲者則是萬物各得其性矣萬物得其性天下無事則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之地而豈樂飲酒也豈樂樂易也飲酒樂豈但倒其文以便於韻爾有那其居那然而安也王蓋指武王也

論曰賔之初筵之詩言幽王之飲酒也此詩言武王

之飲酒也夫其飲酒之一也而其美刺之不同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也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鳥獸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武王之飲酒乃文王之為臺為沼也幽王之飲酒乃桀之不能同樂也人君以一身託於士民之上天下安則人君亦得而樂之天下危則人君特一匹夫耳雖欲

歡樂豈能獨哉觀幽王者有驪山之禍則當時不能

同樂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

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

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

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

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禄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禄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李曰史記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多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其後數舉烽燧諸侯一不至觀此一事則幽王好侮慢諸侯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則安得如王

者錫命以禮哉鄭氏謂采菽以待諸侯此說雖無害

然不如蘇說爲得詩人之旨蘇氏曰采菽以爲藿物

至微而用至薄矣然猶設筐筥以待之况諸侯乎故

古者諸侯之來朝也則曰何錫予之亦當以路車乘

馬予之也然其心猶以爲未也則又曰何以予之乎

則曰玄衮及黼予之也玄衮謂玄衣而卷龍也黼白

黑雜也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錫之以車馬也又何以

予之乎玄衮及黼錫之以衣服也古者天子錫諸侯

多以車馬衣服如舜之車服以庸是也陳少南曰上公九章其服用衮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葢古者諸侯之朝有上公而被其賜故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以刺幽王也此說是也觱沸檻泉出貌檻泉正出之泉也觱沸檻泉言采其芹鄭氏謂采芹以待君子不如蘇氏之說言觱沸之清泉吾將采其芹來朝之君子吾將觀其旂其旂淠淠鄭氏謂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也其曰觀其衣

服車乘之威儀則是其曰以省禍福則非也歐陽公已辯之矣言我也既觀其旂則淠淠然而徐也又聽其鸞聲之嘒嘒然而和也又觀其馬之盛如此則是諸侯之至矣届至也蘇氏曰駕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是也鄭氏曰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此則非也蓋上文既言其旂淠淠鸞聲嘒嘒故以言驂駟以見其諸侯之至此也赤芾在股赤芾即左氏所謂衮冕黼珽是也邪幅即左氏所謂帶裳幅舄是也赤芾

蔽膝也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惟諸侯既服此服而來朝以交於天子無有舒緩固天子之所以予也故天子既加之錫命而又申之以福禄也維柞之枝言維柞之木日蓬蓬然而盛況諸侯能鎮天子之邦安得不如是之盛乎故其來朝也王乃錫之以福禄則諸侯不可以不荅報天子也故諸侯亦辯治其國左右王室以順從天子之命此所以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平平辯治也左右猶佐佑也汎汎楊舟言楊

舟之泛泛然浮於水必有紼纚以維之亦猶諸侯之無常有道則來朝無道則離散王亦思有以揆之也厚與之福禄使之優游室家則諸侯孰不至乎腆厚也蘇氏曰今幽王安於逸樂而忽遺之則是亦戾王而已無復懷者矣按此全篇皆是思古人不應以此兩句為刺幽王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李曰頍弁之詩既刺王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

睦九族孤危將亡而此詩又刺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則幽王親親之心亦可知也已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又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幽王既不能親親安得而不怨乎古者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也尊其位者親之欲其貴也重其禄者愛之欲其富也同其好惡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也幽王於是三者不能盡安得不取怨於人乎不親九族是所當

親而不親之也而好讒佞是所不當好而好之也中庸九經尊賢在於親親之上者人主惟能尊賢乃能親親如堯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是也幽王不能親親以不能尊賢故也自古不親九族未有不因好讒佞之故晉獻公信驪姬而不畜羣公子楚懷王信上官之譖而逐屈氏單獻公所以棄其親者以好用覊故也周簡公所以棄其子弟者以其好用遠人故也此數公者所好如此安得不禍乎左氏曰庸勳親親

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惟其不親九族是弃德者也而好讒佞是崇姦者也驪山之禍在此可卜其曰骨肉者唐孔氏曰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也○騂騂便利也翩其反矣言角弓之體往來挽則内向弛則翩然而反亦猶九族我若親之則彼皆内附我若踈之則彼皆離散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且以武王成王之世同姓諸侯莫不内附

非其九族皆賢也武王成王有以親之也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武王成王是也天下猶順之而況於親戚乎幽王之世九族皆離散非其宗族皆不賢也幽王有以離之也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幽王是也親戚猶叛之而況於天下乎蓋勢之合則仇讐可使為骨肉勢之離則骨肉可使為仇讐自古然也爾之遠矣此章又教王之所為如此則天下將傚之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堯親九族九族既睦然後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周之文武親親以睦然後民德歸厚矣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兄弟昏姻王苟遠之則民亦皆然矣王苟以此教民則民亦將傚之矣此令兄弟三章四章皆言民效王之所為亦猶伐木之卒章是也綽綽寛也言兄弟相善則綽綽然有餘裕若其不善則交相為病矣衆之於舜可謂傲矣而舜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在舜則誠為瘉矣然非舜之罪也惟其兄不兄弟不弟是以有呂産呂禄之輩

交相為惡無所不至也然民之所以至此者皆幽王有以敎之也故至於民之無良相怨一方也言其不能反於其身而責於他人也是以舜之事瞽瞍信有罪矣而舜未嘗以罪而責於父故卒至於瞽瞍底豫然兄弟之道亦當如此今也無良兄之不友不自責其不友乃責其弟之不弟弟之不弟不自責其不弟乃責其兄之不友此其所以相怨也張文潛嘗有詩曰蝎能毒人不能斃人能捕蝎殘其類世人競惡蝎

為蝎人蝎相殘竟誰致不參彼已相怨方自古詩人以為刺我疑人酷蝎所羞何暇區區論蝎罪觀此詩則相怨一方豈不相怨乎惟其相怨故分爭受爵無有不讓貪求不已以至於亡其身也老馬反為駒此言幽王聽讒佞之言也毛鄭皆以為王侮慢老人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度其所勝之多少歐氏以為不然其說曰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佞而被離間也因近讒佞之人其

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為駒不顧人之在後而辨其非也謂其肆為讒佞傍若無人也此說是也蓋老馬之於駒其别白為甚易而乃混淆正如趙高之指鹿為馬德儒之指野鳥為鸞自古姦佞類皆如此以老馬為駒曾不顧人之在後有以辨之有以見其直情徑行傍若無人如此正如貪飲食之人務為醉飽適其意而已毋教猱升木此章則言王之所為益長姦佞之惡也猱之升木不待教而能亦猶小人為惡不

待教而能幽王從而教之則長惡不悛讒佞之人既如塗泥王又加塗而附之所貴乎王者以其有善道故小人皆屬附於王不敢離閒其兄弟矣雨雪瀌瀌此亦當從歐陽之說言雨雪見日而潛消亦猶九族見棄而亡無日矣瀌瀌雨雪貌晛日氣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言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為驕傲矣如蠻如髦言王之所為無禮義如此此我之所憂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王之所為比之夷狄蓋痛責之

也夫夷狄無禮義所貴於中國者以其異於夷狄也今幽王以中國之君而無禮義乃與夷狄同是又將何以治中國乎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

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李曰孔氏以上二章次二句為暴虐下二章及卒章下二句為刑罰不中分章析句之獘一至於此此詩但言諸侯不肯朝王則暴虐無親刑罰不中其意自可見不必於詩中求之也如葛覃之序言化天下以婦道而詩中未嘗說及化天下婦道卷耳之詩言無險詖私謁之心詩中亦未嘗及此學詩者觀其意之如何知其意則其序曉然明白此學詩者之法也菀

然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幾而止息乎今幽王之為君而諸侯乃以為不可朝曾菀柳之不如也尚者庶幾也不尚尚也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者此章當如歐陽公之說鄭氏以為蹈讀曰悼上帝者怨之也然以上帝為一意言幽王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悼病歐氏以為蹈動也言今天驚動我使我無自暱近之又使我安之以待其極夫以甚蹈為驚動我則以一句為一意然歐氏之說又不如陳少南之

說以極為至言上帝警動之矣我無自親近之天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始可以往也瘵病也邁往也言王苟能遷善改過而後可往也無自瘵焉言苟朝王適所以自病也鳥飛雖高亦必傅于天而後止人心所至無畔岸㫖鳥之不如也蓋人心險於山川以見幽王之心無常不知其所止者也禮記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蓋言人君之心有所止然後來相朝惟幽王之心未必有所止故曰

于何其臻曷予靖之言何以使予安之者蓋居於此
適所以取凶危之地也曰凶矜者以其凶可矜憐也
夫諸侯之不朝固諸侯之罪幽王有以致之也宣王
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以朝王如
此猶有讒言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
也宜矣

毛詩集解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卷二十九　　宋　李樗黄櫄　撰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説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

如薑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髪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李曰言古者在上長率其民其所衣之衣未嘗變易雖居閒暇之時其衣服亦且有常上之躬行者既如此則下民化之者亦如此觀鄉黨一篇先言夫子在朝廷之儀其次又言夫子衣服如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至於褻裘長短右袂絺綌之用無所不備言夫子衣服如此可謂衣服不貳矣讀鄉黨一篇

可以感發人之善意則知古者長民能身率之宜民德之歸壹也禮記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夫為淫聲異服雖曰有罪與夫析言亂名執左道者其罪固不同然皆不免於殺者使衣服不貳則可以齊其民衣服既貳則必惑民又焉免於殺邪如鄭之子臧好聚鷸冠楚之子玉為瓊弁玉纓春申君之珠履皆是變其衣服以貳民使當古之時皆不免於戮矣今幽王

之衣服無常此詩所以刺之也彼都人士都美也言古之士有美行其所衣之服則狐裘也而狐裘之色黄黄然論其容貌則足以稱其裘之黄也其容貌則不改出言語則有文章所行之行則有忠信此下民所望而為則倣也夫狐裘黄黄則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出言有章則是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行歸于周則是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其如此此民之所以取法也臺笠緇撮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言

古之人雖有美行者以草爲笠緇布爲冠其衣服固有常矣而當時之婦人女子亦皆可取女有君子之行故謂之君子女綢直如髮言其性情緻密操行正直如髮之密無有隆殺也今之士則不如此此我心之所以憂也故曰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充耳琇實所以塞耳亦如淇奥之詩所謂充耳琇瑩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氏吉氏皆王姻之舊姓如春秋書尹氏卒書尹氏立王子朝皆當時大族也左傳曰姬姞耦其

子孫必蓄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皆是當時有禮法之家則女有君子之行者必謂之尹吉之女也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言不見今之士如此則心屈積而不悅苑屈也積也垂帶而厲厲帶之垂者言古者垂其帶之飾而厲然為女則曲卷其髮如蠆蟲也今不見女之如此則行何從乎匪伊垂之古之所以為衣服非強為之也皆因其自然夫帶之垂非故垂也而帶於禮自當有餘非故卷其髮也髮於禮

自當有㯽㯽揚也古者衣冠不正朋友之罪則是衣服之不正古人以為甚恥蓋所以壞其德者不在大也席不正不坐則以席之不正而坐者必其心之不正也割不正不食則以其割之不正而食者亦以其心之不正也今衣服之無常者亦以德行之無常也

觀此可為變衣服之戒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

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李曰鄭氏云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蘇氏亦曰言思怨而已其如不知義也此皆錯會作詩者之意夫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是刺幽王也非是刺怨曠也孟子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

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使幽王之治能如文王則采綠之詩豈作乎惟其時多征役久勞於外此其所以怨曠也觀雄雉之詩曰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此是怨曠之詩而說詩者皆知其為刺宣公乃於此詩而強為之說以為譏刺婦人不當怨曠何也非婦人所當然也汝墳之婦人乃能勉其夫以正殷其雷之大夫妻乃能勸其夫

以義此豈有怨曠之情乎怨曠者固為非矣然必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罪大也正如北山之大夫非所當然耳所以致之者信有罪也綠王芻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匊王芻易得之菜也而終朝采之菜既易得而其時不為不久而采不盈一匊者心不在焉故也如禮記曰心不在焉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食焉不知其味今也采綠而不盈一匊者婦人之心在於怨曠而不在於采綠故也婦人夫不在家不

爲容飾不爲膏沐而其髮曲局局卷也薄言歸沐言庶幾其夫之歸而後沐也王氏曰既曲局矣則其歸沐非得已也然而曰薄言歸沐則亦局而已此與伯兮所謂豈無膏沐誰適爲容異意也此說非也此詩所謂薄言歸沐正與伯兮所謂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同意也伯兮之意則以夫不在故不爲膏沐也此詩之意則以夫歸而後沐也薄者詩之辭也非薄略也如芣苢之詩曰薄言采之采蘩之詩曰薄言還歸皆

是詩之辭如此不必曰茍而已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藍染草也衣之前蔽曰襜此亦是上章之意也詹至也毛氏曰婦人五日一御此蓋泥於内則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此固不足取也鄭曰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據詩中但有五日六日之文而又添一月字是畫蛇添足也如七月之詩曰一之日二之日方可以為月此五日六日不可謂五月六月也但當是

時所指五日而歸今乃六日而不見其歸是失其當時所期之日也正所謂期逝不至也伯兮之詩所謂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亦是此意之子于狩言韔其弓此則思其君子在家之事也言君子往狩我則爲之韔其弓君子往釣我則爲之綸其繩韔其弓者言射畢則弛其弓而納之韔也綸其繩者言釣竿之上須綸與之作繩既言其所爲之事又思其所得之物言君子之所釣者必得魴鱮之魚既得魴鱮之魚故我

得以觀之傷今之時不然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李曰此詩之言幽王不能如陰雨之潤及天下者以

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故也召伯召穆公也穆公者

召康公之後也召康公為二伯故其後繼之為伯召

康公之為伯也聽訟於甘棠之下而民之感其德澤

猶不忍伐其木故甘棠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

伯所茇以其憩息之地猶念之如此則康公之為伯

也可知矣而召穆公之為伯亦能以膏澤下於民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則饋運者無有怨歎之情我徒

我御我師我旅則行役者無怨歎之情可謂其能繼

康公之風矣芃芃長大貌黍苗之所以芃芃然而長大者得陰雨以膏之故也亦猶悠悠然遠行之人得名伯以勞之故也以見名伯知人之勞以勞之下泉之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觀此詩則知郇伯之功與名伯同也然郇伯之能勞四國之民但見於下泉之詩考之於詩而他無所見惟名伯之事又見於崧高之詩王命名伯定申伯之宅蓋此詩言肅肅謝功名伯營之而崧高之詩曰因是

謝人以作爾庸其語相合故知此詩正陳其定申伯宅時事也名伯之營謝也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凡行者旣集成其事故名伯告之以可歸也此言名伯知人之勞而遣之歸也蓋人之勞後上之人必有以勞之則忘其勞矣如楚莊王之伐蕭也師人多寒王廵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夫楚之莊王非有布帛以煖其寒也但以溫言慰而慰之故三軍雖無布帛之賜而煖於布帛況

名伯之營謝也既知其勞而又遣之使歸則人之感戴為如何哉且召伯之能遣行者以歸則知幽王之時師旅久役既不知其勞又不告之使歸也孔氏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既然矣而學詩者正不當如此之泥也肅肅謝功召伯營之肅肅嚴正貌言肅肅之謝功召伯則經營之矣烈烈之征師召伯則有成功矣此蓋深美召伯功緒成就而歸也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此言召伯之營謝也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

之利功業既成故宣王之心於此得寧也此又以見君臣同心皆在於愛民也但以一詩觀之皆言召伯之功而詩人獨於此末句但言王心則寧其意甚有含蓄皆言召伯之功成則王心安寧則知幽王之時未嘗安民也此詩專言召伯至於末章則刺幽王正如蕩之詩一詩之中皆言文王曰咨末章言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有涵蓄可以一唱而三歎也蓋此詩方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而於末章則歸罪於

幽王蕩之詩每章皆言紂之惡而至卒章則令厲王而為之鑒詩人之辭深遠如此學者可不深思而熟究之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

李曰幽王之世非無君子也君子退而在野在位者無非小人也然當時衛武公在位為幽王卿士則是在位者非無君子孟子曰使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使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幽王之時羣小在位雖一衛武公果何所補哉在易之夬五陽一陰君子在位小人猶厠於其間在易之剥

五陰一陽小人在位君子猶存於其間幽王之時羣小在位衛武公獨為卿士正所謂剥之時也夬之世五陽而攻一陰是猶有小人矣積而至於乾則小人無有矣剥之世五陰而攻一陽是猶有君子矣積而至於坤則君子不復存矣自古無道之世其始未嘗無君子立於朝小人得意君子必高舉遠引退而窮處也君子退而窮處於巖穴之下而斯民之心思慕之切未嘗忘之隰桑之詩所以作也隰中之桑阿然

而美其葉又難然而茂盛以譬君子之徳可以芘廕下民如此沃柔也幽黑色也惟君子之美如隰中之桑故我思見此君子苟見君子則其樂當如之何也故曰其樂如何云何不樂德音孔膠言德音所及膠固而不可解也心乎愛矣此言其思愛君子雖遠在野豈不能遠告之哉此所謂盡心事之也王鄭皆引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為言蓋謂與此詩相合非也此詩所言者非是小人誨君子也忠於

人者則誨之亦猶斯民之愛君子則必有以告之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以見其思賢者無日而已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襃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孼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

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
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
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
疷兮

李曰伊川云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周人爲之作詩
以刺之王字誤作后字理或然也幽王其初也取申
國之女以爲后既得褒姒則黜之幽王既如此則天
下皆視之以妾爲妻則化幽王之寵褒姒也以孽代

宗則化幽王之寵伯服也王既不能自治又安能治國哉觀齊桓葵丘之會命於諸侯曰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正此詩所謂以妾為妻也易樹子正此詩所謂以孽代宗也然齊桓公好内寵如夫人者六人而太子之位卒不能定身死之後諸子爭立桓公不能自正其身則又何以命諸侯桓公且然況幽王乎白華野菅也白華漚之以為菅又用白茅以束之菅之與茅各有所宜亦猶妾之與后亦各有所宜也而王

之於已乃遠弃之使我獨居何哉英英白雲英英白

雲之貌白雲之於菅與茅也皆有以覆露之使菅茅

皆得蒙其德澤也而王於嫡與妾乃不得並蒙其寵

今天步艱難如此王何為不圖此乎滮池北流滮流

貌伊川曰水之微流也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

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可以嘯歌而傷懷也

碩人蓋指申后也亦猶碩人其頎蓋指莊姜也樵彼

桑薪言人之樵也取彼桑薪乃宜以炊爨今乃燎於

烓竈煁烓竈其火延上謂之烘猶今之火爐也此亦是言遇后不以道也故念碩人之勞我心也鼓鍾于宮此譬王之為惡於內然以前史觀之當時之惡後世無有不知之者雖牀笫之言後世亦知之矣故古人謂欲其不知莫若勿為王之所為如此豈有天下不聞乎故我念之懆懆而不悅王乃視我邁邁果何所益哉有鶖在梁有鶴在林二物各得其所而申后獨不得其所故念此碩人而勞心也鴛鴦在梁鴛鴦

者雌雄相好之鳥戢其左翼者言以右翼而戢其左翼此蓋言自得之貌今王之不善其於后也始則寵之今則弃之此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也有扁斯石者乃乘石也其處之卑乃其分之所當然也亦猶卑賤之人不可以為后也而王乃以卑賤之人而為后而於后乃遠弃之故使我困病如此疷病也詳觀此詩大抵與綠衣之詩相類綠衣之詩則專以綠衣取譬反覆而盡其義而不為不足此詩則泛取譬喻

而盡其義而不爲有餘其爲詩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緜蠻黄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黄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黄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李曰此詩言當時公卿皆無仁愛之心遺弃貧賤之臣久役於外不肯飲食教載之微臣之勞則至矣大臣恬然不之恤以見當時國亂禮廢恩義之薄一至於此蓋當是時幽王不知臣下之勤勞而其大夫又不知微臣之勞如此上之人不知之則幽王之時所以遇臣下可知矣此詩又言道之云遠我勞如何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其勞如此而大臣不之知則幽王

之時所以遇微臣可知矣蓋古之盛時不獨人君知臣下之勤勞至后妃亦能知使者之勞瘁觀卷耳之詩又言及馬之虺僕之痛其所以知勤勞如此故始酌之以金罍又酌之以兕觥猶曰姑酌之而已至其末章以金罍兕觥爲不足荅其勞但嗟吁之而已以深宫中之婦人如此則王可知矣大臣可知矣幽王之時不然此詩所以刺之也緜蠻小鳥貌丘阿丘之中曲也毛氏曰鳥止于阿人止於仁非也大學曰緜

蠻黄鳥止于丘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毛氏之言蓋本於此蓋古人斷章取義若用以解詩則多齟齬而不合者詩人之意但言黄鳥之微得其所止小臣乃不得所止曽黄鳥之不如也大學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者故方可以為説至於君止於仁此非詩之本意也道之云遠言道路

之遠我勞當如之何邪以見勞之甚也勞之甚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事之未集則當預教之車敗則當命後車載之古之人君恩義如此今何忘已而不肯飲食教載之哉後車倅車也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我非敢畏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趨耳此以見其憂勤之甚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我非敢憚行但恐其不能至其所也極至也亦以見其憂勤之甚也國語曰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極之爲言至也凡言此

者足以見其憂勤之至也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弃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李曰言幽王弃賔客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

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
微薄之物而廢也六畜曰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
曰餼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是子貢之所愛者羊而孔子之所愛者禮子貢
之所愛者小孔子之所愛者大古之人所以不以微
薄而廢禮也蓋物雖微而禮至重也昔楚元王敬禮
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
王戊即位嘗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

不設王之意怠夫醴酒禮之薄者也以醴酒之薄則或設或不設似不足以為進退然其設則可以見其意之勤不設則可以見其意之怠物之輕重雖不同而禮寓於其間則亦烏可廢也幽王之為人也必其所愛者小所廢者大頍弁之詩曰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言有酒之旨有殽之嘉何為不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殽之美猶不肯用則於賔客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乃其宜也幡幡

瓠葉貌也瓠葉新生可以為葅也采之亨之君子有酒共酌而嘗之蓋得瓠葉為飲酒之葅故共酌此酒也有兔斯首言一兔也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爛毛而炮曰炮加火上燒曰燔炕火曰炙言以物貫而炙之也說文曰炙炮肉也言炙宗廟中熟肉以炙為炮則炙與炮同也蓋亦是炮之類若別而言之則炕火曰炙得兔首故共酌此酒也獻者主人獻賔也酢者賔酢主人也醻者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

復酌進賔此皆是微物而可以存禮也鄭氏之説此
君子者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
以合朋友此不必泥於庶人以為説但是古之君子
不以微薄而廢禮雖瓠葉兎首猶用以為禮今有牲
牢饔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為禮非有他義也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
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李曰幽王之時西戎北狄共為反叛而荆舒之貢不至此但言荆舒不至而兼以戎狄叛之以見幽王無道致戎狄之交侵也幽王以荆舒不至遂遣將士征之士卒久病於外而不得歸然以為下國刺之何也蓋王師出征諸侯之人亦從而病焉故刺之也鄭氏

曰山石漸漸然而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強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之也王氏曰石之漸漸然廉利足以傷物而無化養之道焉幽王暴戾無德之譬也一則以喻戎狄一則以喻幽王其說皆非也而鄭氏之繆尤甚鄭氏既以石喻戎狄又以山川悠遠為荆舒之國如此分别可謂泥於序之言也歐氏曰漸漸高石與悠悠然長遠之山川皆自其東征之人序其所歷險阻之勞爾其說甚簡而徑蓋說詩者不貴辭

而理明則可謂得說詩之旨矣蘇氏曰漸漸之石而欲以力平之乎吾見其高而已不可平也山川悠遠而欲以行盡之乎吾見其勞而已不可盡也此說不如歐氏之簡徑既言山石之高以見其跋涉險阻也又言山川之悠遠以知其道里之遠而下繼之不皇朝矣者鄭氏謂皇正也此說甚曲歐陽既辨之矣王氏曰此朝與趙括母所謂東鄉朝其羣吏同意此說恐亦未盡蓋下章言不皇他矣言不暇言及於他矣

則不皇朝矣者蓋亦是言不暇言及朝王也方在萬里之外而不得歸深以為病故不暇言及朝王矣曷其沒矣言何時而盡也沒盡也武人東征不皇出矣言武人之勞且深入而不暇言及出此山川之險阻矣有豕白蹢鄭氏謂喻荆舒之君唐突難禁制以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喻荆舒之叛漸萌亦由王出也其取譬皆曲折而不合王氏亦以有豕白蹢喻戎狄荆舒之君與鄭氏不相遠歐陽公曰豕涉波而月離畢

將雨之驗也謂征伐者在乎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此說亦可謂簡徑而明矣而張横渠之説尤分明其說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惟以此為水患之多則四句相連理或然也蹢蹄也烝衆也蓋月離于畢則有雨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正謂此也

苕之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

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芸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李曰此言幽王之時戎既叛中國又病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其亡徴見矣故君子作詩以自傷也兵之上策莫如自知已不能自治而欲治人則是空内而從事於外雖足以討夷狄之罪而民以愁困果何

益哉幽王之時夷狄交侵此固夷狄之罪而幽王不能自治故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君子思周之將亡而作是詩也秦始皇從事於匈奴而不知秦民之愁困故秦亦以亡隋煬帝為遼東之役民亦苦之故隋亦以亡是皆從事於四夷而不知內之困也苕陵苕也苕之華盛則黄矣盛至於黄則落矣故下章言其葉青青言華落則惟見其葉青青矣以見周室之衰亦如此華也維其傷矣此言其感傷也知我如

此不如無生正序所謂傷已逢之也言當時之人皆若其虐謂不如無生也蓼莪之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兔爰之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則是當時之人不以為樂故以生不如死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此二句頗難說毛氏曰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三星心星也牂羊墳首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諸家皆以此為說而張横渠之說則以謂充庖墳首有牂羊

言歉歲而君食足也魚笱三星夜照天言羣生不可充其飢腸也此二說姑兩存之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此言其苟且如此但可以食矣不可以望其飽也此以見其四海困窮也武王之興師也屢豐年夫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之興師則屢豐年者蓋人和則天地之和應焉幽王之時師旅並起曾無休息民既怨矣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亦其理然也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

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李曰左傳云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方周室之初文王視民如傷此周之所以興及至幽王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

亡也懷保小民其仁至矣而其心猶視民如傷則文王之心可知矣幽王之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則幽王之心可知也蓋驅民於行陣之間鋒鏑之下乃萬死一生之地非暴虐殘忍糜爛其民者必不肯為也歲暮則草黄何草不黄以見其久役也何日不行以見其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也何人不將以見其一國之中無人得免戰爭之苦也人之所以將行者蓋為幽王經營

四方也然幽王果能經營四方乎何草不玄玄赤黒色草始生其色玄蓋此言歲暮之時不得歸又至於明年之春也何人不矜者矜不必是無妻但久役於外弃其室家則可謂之矜也哀我征夫獨為匪民言以我征夫為非民乎蓋以民視之則仁愛之必不至於久役也今既不以民視之故不復顧惜之也匪兕匪虎言兕也虎也乃在於曠野之中也今我非兕乎非虎乎何為在此曠野之中而不歸乎率循也帷其

如是故哀我征夫朝夕不得皇暇以見其征役之久也有芃者狐芃小貌棧車役車也言狐之小率循於幽草之中以喻民以役車而行周道之中也王氏曰四夷交侵中國諸侯莫肯朝事則周道蕪為茂草故以率彼幽草況行彼周道也此曲說也天下之民皆人耳人能以仁存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亦人也人亦己也吾之愛民是誠何心哉以己之心而推之未有不愛民也幽王視民如禽獸詩中言匪

兕匪虎率彼曠野有芃者狐率彼幽草則是視民如

禽獸矣求其愛民之心果安在哉

乾隆御覽之寶

毛詩集解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吴銓

毛詩集解卷三十　　宋　李樗黄櫄　撰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

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李曰說詩者徒見詩序言文王受命作周遂以為文

王受天命而作天子甚矣說詩者之惑也孔子稱文王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矣文王之所以大過人者正在於事商而已使其受命稱王則事紂之心果安在哉孔子之言可謂善尊文王也世世之說者是欲尊之而反卑之也自漢劉歆作三統歷始言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於賈逵馬融韋昭王肅皇甫謐之徒皆和其說又益以讖緯符命之書此固不足辨矣然以其六經之書稱涉疑似者據

以為說此則不可不辨也武成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維九年大統未集故受命九年其說多出於此武成所謂誕膺天命即此詩所謂受命作周也其意以謂天之命我周家實發於文王之時矣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王業始於文王也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言周業之將亡始於褒姒也若據其實迹而言之則文王未有天下乃武王也褒姒未嘗滅周乃赧王也詩書之中蓋皆歸功於文王

爾文王實未嘗自稱王也說者又謂文王世子武王
謂文王亦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其曰君
王則是文王生而稱王也此亦非也史記曰嫗乎采
芑歸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禮記之所謂君王史記之所謂田成子也乃後世之
追稱也出車之詩曰王命南仲指文王也天子命我
指紂也既自天子命我以見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
帥也而又曰王命南仲出車之詩亦是後人追作其

曰王者乃追稱也詩書之中追稱者甚多若一一以為自稱則害理者多矣而小蘇亦曰虞芮質厥成文王伐黎而戡之東北咸集詩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文王於是受命稱王此亦錯會作詩者之意此詩之作乃在於成王之世何以知之詩中言無念爾祖則知其為成王之時無疑矣詩之所引商之孫子者乃戒成王爾非文王之時商之孫子皆在於文王之朝也小蘇之說亦然況其下乎惟蘇

東坡游定夫辨之詳矣東坡曰昔漢高祖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終且辭以不德惟彼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且為之邪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于牧野其所以稱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是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於文王自王乎游定夫曰禮記大傳載牧野

之文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攷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地尊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當六國之時新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曾謂至德如文王者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二公之言可謂善為文王解紛矣由是觀之以文王為自稱王是

處文王於漢祖魯仲連之下也前世諸儒謂古之聖人自稱為王者多矣或以伊尹為即位於太甲之七年又以周公為踐天子之位稱王以朝諸侯又以孔子修春秋立素王嗚呼以小人之情而度君子之心則亦何所不至哉此數聖人者其於君臣之閒豈不明甚而後世紛紛之議以至於此可勝歎哉言文王之在民上其德昭于其天故天錫之以造周之命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特指周之上世而言之也蓋

周自后稷以來至於王季其積行累功非一日其邦則舊矣至天命文王始新也此蓋推尊文王之言也大王肇基王迹則王迹肇基於大王矣然至文王之時最為盛故詩人以受命言之君子於是言曰有周之德豈不顯乎言周之德顯也天之所以命周者豈不是乎言天之所以命周者是也時是也天之所以命文王者豈私文王哉蓋文王俯仰之間常若在帝之左右以見文王之所為上當天意也中庸曰鬼神

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左右所謂在帝左右者即中庸所謂如在其左右者是也蓋天人之際雖遠而實相通文王之德純一而常若帝之臨乎其側故天之命文王亦如影響也亹亹文王亹亹勉勉也國語曰亹亹怵惕宋巫相以為經典相承作亹勉也說文無此字徐鉉以為字當從女從尾攺之譌俗惟文王亹亹故其令聞亦不已

蓋有實者必有名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文王之勉勉正猶原泉之混混也使其勤未幾而怠繼之則其涸可立而待又安能不已乎惟文王之令聞如此故天眷祐周家而錫命之無有窮極也陳久也錫之甚久至於子孫皆受其福也諸家之說以陳錫為一事以哉周為一事其說難通陳錫哉周蓋言久錫於周也其言哉

者語辭也正如所謂嘔乎采芑歸于田成子之類也天之久錫周家故文王之子孫嫡爲天子庶爲諸侯其祚至百世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世世而顯也文王之德天既錫之以造周之命又及其子孫又及其臣猶以爲未也又及其臣之子孫則文王之德可謂盛矣而天之所以錫文王亦可謂至矣世之不顯此章則言文王得人之盛以致周室之安也言周之臣世有顯德故其爲國謀事翼翼然恭敬故

詩人稱賛之遂繼之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思者語辭也皇美也漢王襃傳嘗引此說顔師古曰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文王之國此說得之毛氏則以皇為天言願天多生賢士於此邦使詩言皇而繼之以天字則可令但言皇之一字而遽以天為辭非也蘇氏則以皇為大言文王思大獲多士以為周之楨榦以皇為大其說固然不如顔師古之簡徑惟王氏之說為甚穿鑿其言曰皇有道之君

也王有業之君也皇之多士則有道之士也王之國則有業之國也以有道之士佐有業之國則其興也莫之能禦矣王氏之蔽類多如此惟多士生於王國故可以為國之榦而文王亦資之以安也蓋言文王得人之盛也孟子嘗稱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

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故當時如閎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之徒皆列於周之庭如詩所載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凡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皆得其人則文王之時可謂多士矣信乎其以寧也穆穆文王自此以下則皆戒成王之辭也穆穆美也歐氏曰言美哉文王之德於此當續而廣之敬慎不墜此說是也鄭氏則以為文王能敬其光明之德蓋鄭氏以緝熙為光明故

其說如此歐陽公曰爾雅云緝熈光也爾雅非聖人之書也孔安國傳尚書熈廣也而此熈訓廣近是也緝續也續者接續而成功也緝熈云者接續而增廣之也此說是也但大學嘗引此說以敬止為當敬於其所止此又斷章取義不可從此止字只是語辭假哉天命言大哉天之命乎商之孫子其數不億乎而上帝命之以為周之諸侯昔者天帝命文王為殷之臣今又命商之孫子為周之臣以見天命有德雖其

子孫亦將奪之以爲周之臣也麗詁文曰旅行也鹿
見食急則旅行億説文曰億兹也此言不億者王氏
曰不億億也亦猶所謂不顯顯也左傳曰無
寧兹許公杜氏注曰無寧寧也古人之注類多如此
然商之孫子不必是十萬其曰億者但亦見其多云
耳商之孫子而乃歸於周者以見天命之靡常也商
王無道則天奪之周王有道則天予之予奪無常惟
視君之如何耳成王當以此爲戒殷士膚敏言殷士

以膚美敏疾之德而乃助祭行祼鬯之禮於周之京而又服商之服衣黼而冔冠冔商之冠也祼灌鬯也將助也商之孫子而乃助祭於周則所謂靡常也然則成王之進其臣也其可不念爾祖文王之所以得商之孫子而能助祭於周乎苟不念此則成王雖進其臣其臣亦將助祭於他人之廟矣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

殷之亡也孟子亦嘗引此詩趙臺卿亦以為微子蓋微子之助祭於京師於詩可見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我客戾至永觀厥成然則所謂膚敏之士乃微子之徒也以微子殷王元子而又膚敏乃臣於周此豈可以不戒哉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勞未嘗知懼孔子對曰日出聽政至於中昃諸侯子孫往來為賔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

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歉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以諸侯之子孫而在於諸侯之庭當以為戒則知商之子孫而來助祭於周之庭豈可不以為戒乎自古人君之國既有亡國之子孫又有亡國之墟可為戒哉宜其戒之慎之而不敢少有怠惰然猶至於不知者葢以不思故也王氏曰乃常服其商之黼冔則周務以德服其心而已不以力強變其服也此說非也歐陽公曰猶服殷服者見其亡國之故

臣也當從之無念爾祖言成王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修厥德而已能修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禄日來矣毛氏以永言配命為成王以自求多福為庶國是妄生分别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商之孫子所以臣服於周者非天實禍之也商自求禍也周之所服商子孫者非天實福之也周自求福也天何容心於其間哉當商之未喪天下也亦嘗克配上帝惟其後人不能遵前王而守之此所以滅亡成王

者宜以此為戒知天命之難如此漢翼奉嘗引此詩顔師古曰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為鑒知天之大命甚難也歐陽公曰宜鑒殷之亡知天命之不易而鄭氏以為不可改易非也命之不易無遏爾躬言天命之難如此無使天命但止於爾之身也王當昭宣善問虞度殷之亡皆自天也自上天之載以下又言當刑法文王之所為則是法天也上天

之事無聲之可聞無臭之可接惟法乎文王之所為則可以使萬邦信之矣蓋文王之所為與天合其德也中庸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惟文王之德與天相似欲求天而不可得惟求之文王而已成王可不念哉

黄曰周之積累至文王而成天之命周實自文王始故作序者推本而言曰受命作周此言周家之興則

本於太王之時言相天之禮則本於后稷之時皆君子推本之論先儒承訛傳外以為文王受命稱王此葢未嘗攷泰誓武成之書也武王未得天下則曰文考而已至天下已得而後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於是始有文王之稱夫文王所以與天無間後世不可及者以其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如孔子論湯武之事葢有闕然不滿之意至論文王事商之心則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以其心與孔子

合也先儒之說固不可不辨而亦有所不必辨豈足為文王加損乎此一詩蓋言文王之大德以為成王之戒勸而終始以天為說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自成王而言之也以為武王雖得天下然由文王在上其德昭著乎天也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自后稷公劉以來而言之也以為周之為邦其來舊矣至文王而其民心益歸天命益固也有周不顯先儒以為甚顯然世之不顯亦可以為甚顯乎不顯亦臨亦

可以為甚顯乎帝命不時先儒以為甚在是然帝命不違亦可以為甚違乎駿命不易亦可以為甚易乎則先儒之說固不通矣予以為不顯者言周家之君不自顯耀如不矜不伐之意也不時者言天之命無時而窮如萬壽無期之意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先儒以為進退天下之士而不違於上帝之心予以為文王俯仰之間與天為徒無聲無臭天即文王也不識不知文王即天也天與文王其周旋而無間者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此言文王至誠之德亹亹而不已則發而為令聞亦無有窮已推而及於後世亦無有窮已八百其年三十其世定鼎之期卒過歷皆已基於文王之時矣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之德廣及於天下之士如鳶飛魚躍各遂其性非惟周召尚父閎夭太顛散宜生之

徒與周相為無窮而不顯之士於世無稱者亦皆世守其爵禄世竭其忠敬以輔周家之子孫曰思皇多士美之辭也曰濟濟多士盛之辭也曰維周之楨言其可以為周之藩宣也文王以寧此又申言文王之得人如此則為文王者信乎其安也堯舜之世八元八凱相遜濟濟未足為至而極於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堯舜之盛始於此可見嘗觀仁宗皇帝以仁德育天下而一時士大夫之賢者俱列於朝廷其大者固

已光明後偉不可企及而其小者亦能靖共正直號
愷悌至今田夫野叟有聞遺老之言述當時之事者
猶春風時雨沐浴膏澤咸有生意是亦文王所以為
文王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自此而下則戒成王
之辭也穆穆美也於歎辭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也
言美哉文王之德後世當續而廣之以敬於其所當
止也如所謂欽厥止率乃祖攸行亦是此意自假哉
天命以下明言商之孫子無異於周商之得天命無

異於周惟其子孫不能修德故商之天命轉而爲周商之子孫反以事周厥鑒不遠甚可畏也爲成王者其可萌自忽之心乎進賢臣以自輔念爾祖以修德當自求福於已而無俾福於天當知其所以在天而無絶於已凡此者皆警之之辭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勞未嘗知懼孔子對曰諸侯之子孫往來爲賔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

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是亦以天命之存亡而戒之也成王知此則知天命為可畏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矣既有以警之於前復有以勉之於後謂天之道無聲可聞無臭可接但屏去邪心而以文王為法則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也文王之德與天同文王之性與天合吾君能順文王而行之則萬邦作孚而天之心可知也先儒以孚為信孚以為信不足以盡孚中庸之論孚必極於不言而信

不動而敬篤恭而天下平故易言孚必曰中孚信由中出也大元云陽氣潛萌於黄鍾之宫信無不在其中是體也學者當以心體之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

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李曰鄭氏云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此鄭氏葢泥於大明之名而強爲之說也殊不知大
雅之詩則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謂之小明本於雅
之有小大非由其德之有小大也故予嘗屢辯之矣
此詩言天命文王以造周由於文王之有明德其德
則上當天意矣故天申命武王焉此以見周家積德
之深而天命眷顧有周之厚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天難忱斯天高其目而下其耳言天雖高而聽甚卑
也人君有明明之德於下則天赫赫見於上出於此

則應於彼猶聲之有響形之有影不可逃也如紂之
穢德彰聞豈紂不能掩其惡哉蓋以德之穢發見於
天也文王之有德豈因紂然後揚已取名以求知於
天哉蓋其德之明發見於天不期然而然矣天之於
人君固難信矣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存亡之間在於
君如何耳為君之難也如此紂之所居乃天位也又
為殷之正嫡而德不明然以德之不明則天使之政
令不挾於四方天之難信也如此人君之難信也亦

如此說文曰忱信也因舉此詩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諸儒皆以為不可改易然此乃是難易之易也摯仲

氏任言此摯國之中女有任氏自彼殷商之國來歸

於王季遂行婦道於周之京乃與王季共行仁義言

周之興其所由來者久矣史記所謂大福將至有開

必先是也曰嬪于京則書所謂嬪于虞言其能行婦

道也王氏曰天子所都曰京方是時周未有天下其

言曰嬪于京則詩人追稱且以為是宜有天下是也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此章則言文王之有明德由其母之賢而致之也觀列女所載文王在胎之日大任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道訛言故文王生而明聖則知大任之於文王其教之也有素矣文王能小心恭慎明事上帝遂能懐來百福蓋其德不回邪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天監在下言天之鑒察美意於下其命之所集既在於周矣載者成也言文王初成人之時則為之作配在於洽之陽渭

之涘乃大姒父母之國也說文曰左馮翊郃陽縣因舉此詩曰在洽之陽葢大姒父母之國莘國也下文纉女維莘是也國語鄭語云前河後莘韋昭注曰莘國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師敗于有莘之墟杜元凱注云莘故國名今此詩曰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則是馮翊之閒與鄭衛之地全不相干涉當以此詩爲證左傳國語緦之可也涘水之涯也文王嘉止王閒大姒之賢而嘉美之以大邦有賢女猶上

天之妹也天之妹言德之可以繼於天也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則文王之德可以配
天矣夫婦皆可以配天則天命舍周其將焉往文王
既以大姒之德可以配天於是以禮而定其卜吉之
祥行親迎之禮以造舟為梁而顯其光也爾雅曰天
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文王諸侯也而
乃用造舟為梁也左氏秦后子造舟為梁見昭元年
春秋之時僭竊乃其常也文王豈亦僣邪王氏曰造

舟爲梁天子之禮也方是時文王未受命也其曰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則以言文王之德用天子之禮以顯之然後爲宜也使文王果用天子之禮則是文王自稱王不足爲文王矣王氏之說不足信也鄭氏曰造舟周制也商時未有定制如出車之詩曰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周禮曰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是天子之禮而南仲乃爾者故唐孔氏以爲未制禮遂如此是也不然詩人追稱

文王故以天子之禮言之亦猶追稱文王也亦如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文王未有六師是追稱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又爲作配使繼大任於莘國之後乃長女遂適於周而生武王天復保右而命之使之燮伐商紂也陳少南曰燮伐有和順之意燮伐大商言順天命而伐大商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此正書所謂受率其旅若林言紂之師其會如林陳于牧野而予乃以諸侯之有德者興而滅商故曰上帝

臨女其克商也必矣不可疑貳其心也陳少南曰鄭氏之言曰天乃與諸侯之有德者當起為天子且鄭氏於文王在上則箋之以謂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也使文王果受命則不當謂之侯興鄭氏之説不攻而自破矣此説甚當牧野洋洋一章此蓋言其戰時事也牧野之地則洋洋然而廣大檀車則煌煌然而鮮明駟騵則彭彭然而強盛毛氏曰騵馬白腹曰騵毛氏

之鑿如此以周之尚赤故比之騂馬以商尚白故比之白腹今騂馬而白腹是上周而下殷也昔人常闢其非矣又曰尚父可尚可父古人常闢其非矣蓋其說之近於鑿也蓋其時有大公者如鷹之揚佐彼武王使之肆伐大商也涼佐也其曰肆伐者蘇氏曰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會朝清明言合於清明之朝而伐紂也此詩末章正與書牧誓武成篇相類攷之則可以備見矣甲子昧爽正所謂會朝

清明也清明猶今人所謂清晨也鄭氏曰會合也以天時已至兵甲之强師卒之武故今伐商合兵以清明王氏曰會朝清明則以朝至牧野會時雨止清明而伐也此見王者行師不尚詭詐之意

黄曰先儒以為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謂之大明此鑿說也小雅有小明大雅謂之大明因此二詩見於二雅故以大小别之耳武王復受天命非文王已嘗受命為天子也武王受命已基於文王之時

天之命武王無與於命文王也故大明一詩其大要言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商之亡天亡之也周之興天興之也天何心於亡商而興周哉明明在下而赫赫在上善惡之不可揜也如此故天未嘗有心於亡商而商之所任使者不合於四方之心則商之亡非一日也天未嘗有心於興周而文王之得天已基於王季文王之時則周之興非一日也詳味此詩自武而言王季以見周家積累之久言王季而及大任

言文王而及大姒以見文王之所以為聖人者以王季為之父以大任為之母也武王之所以為聖人者以文王為之父大姒為之母也中庸之論武王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中庸之言正與詩之意合而此詩猶及於大任大姒之賢所以見周人齊家之治如此之久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

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兊矣昆夷駾

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

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李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周家之興本由文王

文王之興本由大王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我文考克成厥勲惟大王肇基王迹而文王成之故

曰周家之興本由大王也蓋以大王始遷于岐民從

之如歸市文王繼之而興故此詩上三章則言大王下三章則言文王雖其辭不相接而其意可見蘇黃門以謂詩人不可及也惟杜子美得之蓋以前後之間如迤山之勢忽斷而中接非大手筆不能此說是也緜緜瓜瓞傳曰緜緜生貌杜元凱謂緜緜初生也按此詩言緜緜乃是不絶之意大曰瓜小曰瓞爾雅曰瓞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瓞其本子小紹

先歲之瓜曰瓞陸農師曰瓜之近本為紹今近本之瓜常小大則復大蓋周家之興不絶如瓜瓞子而復大也亦猶曰開闢以來常微矣中微以後遂遷于豳是末微而復大也故曰緜緜瓜瓞公劉遷于豳國于漆沮之地土齊詩以為杜漢書地理志亦載之蓋扶風有杜陽杜水南入渭或者以為與周禮土圭之土同二說皆通漆沮之二水非如吉日之所謂漆沮也公劉之時民之初生者蓋以民得公劉始遷于豳故

民初得以生也民之初生亦如所謂厥初生民時惟姜嫄是也雖曰民之初生而室家未定故下文又曰未有家室陶復陶穴孔穎達以為復之與穴俱是土室復者地上為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穴者鑿地為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陶者以土為之故謂之陶也孟子嘗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

以其所養人者害人狄人所欲者吾土地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邑於岐山之下居焉莊子曰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狄人臣何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率而從之遂邑于岐山之下其辭不同其

意大槩相類夫以夷狄侵已而以人力報之此人之常情也大王視夷狄之人猶吾民也而不與之按則其為人者豈不大哉其遷于豳也早朝走馬循水之涯以至于岐山之下爰及其妃姜女聿來胥宇相宅而居也相宅非婦人之事書稱周公來相宅必周公而後可今太王之妃亦能相宅則妃之所為必有大過人者周原膴膴膴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苦菜甘乃如飴已見周原之美也貫山曰地之磽者雖有善

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蓋非其地則雖橘之甘亦將化之爲枳得其地雖荼之苦亦將化之如飴惟其如此故大王始與其民居之又與其下謀之人謀既合又契灼於龜卜筮既吉於是告於人曰可居於是矣止居也時是也故築室于茲焉古之建國必有以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矣然後稽之於卜筮衛文公還於楚丘始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則是其既有以相

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則是卜筮既從矣其遷于岐也廼慰廼止廼慰者安其民而勞之也廼止者安集而止之也廼左廼右者處之於左右者也廼疆者定其界也廼理者分其土地之宜也廼宣蘇氏以為宣導溝洫王氏以為宣其民使出孔氏以為教其時耕不如蘇氏以為宣導溝洫廼畝者廼度其田畝之廣狹也既定其地於是自西方從之於東昝於周執事孔氏曰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

豳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是則自西徂東也迺召司空迺召司徒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社廟朝市之位則是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役之事也司徒於是使立其家室則以繩正之其繩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上於下以相承載如所謂約之閣閣是也用繩束板故謂之縮左傳凡言與土功則言版榦蓋立

木兩傍所以障土用之以相承載也作廟翼翼而嚴正也古人建國宗廟為先廏庫為次居室為後所以先鬼神而後已也前言築室于茲此言俾立室家王氏以為向築室則苟全而已今人既集附於是乃始大作以立室家非也向之築室者則以謂卜既吉則可以於此而築室此言立室家則可以為興立室家非是兩次興復也捄之陾陾捄說文以為盛土於器蓋左氏言畚築之事亦嘗聞畚築之𢇁畚亦是盛土

之器也築之登登者既以此盛土於器乃投之於板中既投之矣則築之登登既已築之矣則削之從上而下曰削陾陾衆也凡此皆是形容築牆之意亦猶所謂約之閣閣築之橐橐約之閣閣是縮板以載也築之橐橐是築之登登也百堵皆興公羊傳定公十二年雉者何五版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為堵凡四十尺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版五版為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為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

之鼛鼓弗勝者周禮韗人為臯鼓長一丈二尺大王之時民興土功之事以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以見民之樂於趨事赴功也大王之築室以鼛鼓而止民而民不休息文王之靈臺而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此豈有力驅使之哉民樂於上雖不待令而趨事赴功者如此大王避狄民人死於干戈宜其憚於勤勞而不堪於土功之事今也下之民從事而不止以其恩之漸漬於民之骨髓不可得已也春秋之時梁伯好

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僖公五年以梁伯之於秦豈不若大王之避狄哉大王之避狄而從之者如歸市及其築室以鼛鼓止民而民不肯止梁伯之溝公宮而民乃潰散則知仁之與暴非一日之積其所由來者漸矣乃立臯門臯門曾南豐嘗曰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不明學禮者以謂諸侯之制有臯應門天子之門加庫雉見於春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

見於家語者衛有庫門或以為疑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緜古公亶父徙宅于岐作為宮室門牖得宜應禮後世原本推功述而歌之曾南豐之意以大王為得禮而以魯衛為可疑也愚竊謂魯衛為僭也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此皆漢儒傳記之言也因魯之有雉庫之門遂附會而為說若如明堂位之言則是太王所立者無乃僭天子之禮乎今此

但當以詩為證伉言其高也將將言其嚴正也高而

且嚴豈固厲其民而示威哉蓋諸侯之制所當然也

戎大也醜衆也古者處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

而後出故曰乃立冢土肆不殄厥慍此章或以為大

王或以為文王陳少南云孟子借之以說文王鄭氏

遂踵之為文王之事竊謂孟子之於梁惠王篇又曰

文王事昆夷則知此為文王之事不獨見於盡心篇

而又見於此當且從孟氏之說肆不殄厥慍未嘗絶

其愠怒之道也亦不隕厥問亦不廢其聘問之禮也司馬温公曰外不失和内不失備肆不殄厥愠外不失和也亦不隕厥問内不失備也吾之勢未可與之較故與之和然不可以和之故懈怠而自逸故不隕其問也故孟子以大王事獯鬻為小事大文王事昆夷為大事小大事小者樂天者也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天畏天其事雖殊而承天之心則一此文王所以能繼大王之德也

自文王即位之初不絶大王慍怒夷狄之道不廢大王聘問夷狄之禮迨其國家既成柞棫之木拔而生葉行道之處兊而成蹊矣疆理整整如此則雖以夷狄之強將不待較而自服矣故曰昆夷駾矣維其喙矣駾突也謂奔突而走也喙喘也虞芮質厥成質獄成也虞芮之國來質其獄於文王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之心生鄭氏曰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王氏謂與易觀我生同義皆不如蘇氏之

說謂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葢生如孟子所謂樂則生矣之生同虞芮之爭田來質於文王入其境則耕者遜畔行者遜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遜為大夫大夫遜為卿二國之君遂痛自切責而讓其所爭之田始也爭而終也遜此豈以勢力而使之哉葢有以發其愧恥之心耳方文王之興也昆夷之強不敢與之爭又其盛也他國之爭者亦莫之爭外而夷狄柔服內而諸侯向化則文王

之德可謂至矣不可以有加矣自他人觀之必將偃
然自肆以為天下莫已若也文王方且歸於臣止曰
我有疏附之臣有先後之臣有奔走之臣有禦侮之
臣此四臣所以能成功業如此之盛文王之謙德又
見於此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
譽曰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
黄曰周之得天自文王之得民始民心之歸周自大
王之得民始故序言文王之興本自大王而此一詩

之意大要主民以為言也周自后稷播種而封邰至公劉厚民而遷豳其有功於民大矣然當是時猶未見民之歸周也至大王為狄人所侵事以珠玉皮幣而不得免大王不忍以土地之故鬬民於鋒鏑之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豳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民心之依大王如赤子之

慕慈母頃刻不可舍去一日不見號泣而不能自已
皇皇然而若無所容周雖未興而民心有在焉至文
王而民始附人心之歸周益不可拔而周之王業至
是而始成矣觀此詩言大王之遷岐而豳人從之歡
然而來翕然而聚自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而至於臯
門有伉應門將將以見斯民樂為之室家蔡垣牆百
堵皆興鼛鼓弗勝休之而愈作止之而愈力又為之
立冢土以為他日戎醜之行而大王之心終不忍以

區區之忿逞怒於夷狄以勞吾民也彼或愠怒以侵我而我不殄彼或聘問以求我而我不隕大王此心與天地同量而豈肯以夷狄介其心哉柞棫之拔行道之兊而昆夷自爾駾亦非大王之有心也柞棫之拔豈大王嚴立其蔽障以爲勝敵之地乎耕者皆願耕於其野行者皆欲出於其塗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而行道自爾悅也至於昆夷之所以服者蓋其感發之機自爾然也如文德敷而有苗格舜豈以敷文德

為格有苗之具哉越王困於夫差而行成於吳此不免為霸者之用心而不可以此論大王也孟子樂是以為文王之事特斷章取義耳自虞芮質成以下乃文王事也詩人將言文王之得民心也故先詳及於大王之事遷岐以見周之得民自大王始夫虞芮之所以感文王之化者非遽能爾也方其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則私欲已去天理已萌及至其境而和遜之風接乎目禮義之心動乎内樂則生生則

烏可已迟未履文王之庭而心已感文王之化感發之機若此其至哉孑曰有疏附以下四句說者以為文王自謙之辭予以虞芮之君感其所以化而虞芮之民不知其所以感相與而測度之或以為文王有疏附之臣而致此也或以為文王有先後之臣而致此也或以為文王有奔走禦侮之臣而致此也文王之化與天地同其運與神同其妙而天下之人知其化而不知其所以化盛矣哉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李曰棫樸文王能官人荀子曰文王以官人為能左傳曰官人國之急也官使人才正人君之急務文王之世多士濟濟既有疏附之臣又有奔奏之臣又有

先後禦侮之臣豈非文王之所以官使人才者有其道故也芃芃棫樸芃芃木盛貌也樸枹木也棫小木也以至小之木枹然叢生似乎無所用矣然猶可以為薪槱積之則天下無不可用之材矣以譬天下無不可用之才在人君之所以官之如何耳惟文王之能官人如此故曰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臣皆趣而從事無不得其宜也左右奉璋半圭曰璋奉璋所以助祭也文王祭祀則左右之臣助祭奉其半圭皆峨峨

然而盛壯此髦俊之臣所宜爲也淠彼泉流涇水之舟所以順流而行者以有衆徒以楫櫂之故也譬文王之治其國所以至於壯盛者蓋得賢人以共佐也惟文王之得人如此此則周王有所征行則六師皆在也以見其治軍旅之得人也歐氏曰以見文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王之人才各任其事也王氏曰奉璋文事卿大夫之職濟難武事將帥之職也此說皆是孔子嘗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

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賔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靈公之時治宗廟軍旅猶得其人而況於文王乎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此四句諸家之説甚多惟歐公之説簡徑而明也夫以雲漢為上天之文章以周王之壽考豈不能遠作人乎作人者鼓之舞之也成公八年嘗引此二句杜元凱注曰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是也追琢其章鄭氏説此二句但述為政殊無官人之意王氏則曰

文王作人外則使有備成之文內則使其有可貴之質周官追師掌追衡笄追猶治也有金而不琢則不成器有其文而追琢之無其質則與朽木糞土等矣故必二者備而後可也文王之得人成就如此文王文何為哉勉勉我王以執其紀綱而已王氏以為或曰辟王或曰我王或曰周王王氏皆為之辨必求其義而為之說此正分章析句之學不足辨也　黃講

同

毛詩集解卷三十